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三十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三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宋儒碑傳集

二（卷二三至卷六三）

李勇先 校點

吳洪澤 尹波 審稿

.....

一



儒藏

目錄

宋儒碑傳集卷二十三

尹源 宋庠 嵇穎 王洙 黃孝綽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權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

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澗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



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歐陽修撰《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一

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致仕上柱國鄭

國公食邑一萬一千六百戶贈太尉兼

侍中宋元憲公神道碑銘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司空致仕、鄭國公薨於京師。時天子方以災異避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作挽辭二章以哀之、爲廢朝二日、贈公太尉、兼侍中、諡曰元憲。五月丙寅、天子成服於苑中、百官慰殿門下。其年十月己酉、葬公許州陽翟縣之三封原、是

日又廢朝。既葬、御篆其碑曰忠規德範之碑。既又詔太史臣珪、以銘其碑。臣珪方修仁宗皇帝實錄、自契丹再盟、陝西亦罷兵、其後天子益鄉文學、興禮樂之事。當是之時、觀公一用經術、以相仁宗、而天下俗吏之務、不至於朝廷、顧其功豈不茂哉。夫創業之相、名易彰、守成之相、迹難見。在漢、丙、魏、嘗有聲於孝宣之世、然推其術、不過能以故事而奉行之、亦未有蹕絕見施在民者。惟公始終之行事、實邁前人、而又得天子所褒如此、不刻之金石、則無以顯大於後世。臣幸得執史筆、奉明詔、其敢以孤學自辭。謹案、公諱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自其高祖紳、嘗爲唐御史中丞。其後三世、仕不顯。曾祖駢、爲漢兗州乾封縣令。祖耀、爲周壽州霍丘縣令。父玘、端拱三年、以明經及第、治獄有陰德、終荆南節度推官。自公顯、曾祖而下、皆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齊、楚、秦三國公。曾祖妣



王氏、繼丁氏、祖妣賈氏、妣王氏、繼高氏、鍾氏、朱氏、封齊、魏、楚、梁、漢、晉、秦、燕八國太夫人。公寔鍾夫人所生。少篤學、遭父喪、寓其家安州。夏竦爲州、一見公所爲文、大器之。仁宗在亮陰、詔禮部貢舉、公與其弟祁、皆奏名廷中。已而擢公爲第一、亦置祁甲科。於是天下學者、以宋氏兄弟爲師法。天聖二年、釋謁爲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刪定本朝令、遂試學士院。除太子中允、直史館、判登聞鼓院、爲三司戶部判官。丁母憂、服除、遷太常丞、判戶部勾院、同修起居注、遷左正言。會郭皇后廢、以諫官伏閣爭、不可得、坐罰金。尋同知禮部貢舉、天下士至私慶、而材者皆自以爲有得。已而拔收髦雋、比異時爲多。乃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又考試賢良方正科。公言朝廷取異士、當令有司設幕、供以飲食、不可與武科同試、皆從其言。知審刑院。會知蘄州王蒙正、誣知蘄水縣林宗言梟殊死、公曰、蒙正本富人子、

且倚后家、所爲多不法、可使其志得逞乎。更請御史訊其獄。而道逢蒙正遣人齎寶賂入京師、御史并收按之、返使坐法廢去。又密州富民王澥者、私釀酒其家、鄰父率其子發之。澥給奴以爲盜、使盡殺其父子。州以死論奴、公曰、其使殺人者、澥也、況奴爲所紿乎。時宰相亦欲出澥死、公力爭之、澥乃死。他日災異數見、宰相惟能開觀寺、謂爲民祈福。公以謂災異之來、所以戒政事、今設樂於庭、又使民縱觀優慢之戲、恐未足以致嘉應也。奏罷之。權判吏部流內銓、歷太常寺、鴻臚寺、國子監、昭文館、進尚書刑部員外郎。其在鴻臚、言四夷朝貢、請圖其人物衣冠、問其道路遠近、與夫風俗好惡之異、藏之有司。明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宰相以故事、知制誥未有除二府者、即召入翰林爲學士。又明年、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是趙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敵失軍、因詔中書兼管樞密院機

事。時緣邊諸帥官重者、互領陝西四路、以故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堡障。公言、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他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舉兵四攻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方朝廷多故、其下詔令及答蕃書、皆須公所裁。公自以材術得進用、天下事有未便者、數論上前、於是爲宰相所忌。會同榜鄭戢爲樞密副使、葉清臣權三司使、或亦謂不可并據要職者、遂俱罷。公得知揚州。踰年、爲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進給事中。先是盜起京東、迹所連逮者、捕繫滿獄。公使一切縱去、後往往得賊區處以告、於是募里諸生數十人、自疏賞格示之。或曰、諸生且安用也。公不聽。卒慰遣之。凡捕誅百餘人、盜乃息。諸生皆以賞得官。遂大興郡學、禮師儒、又作詩以風厲之。郡人刻其詩學舍下。慶曆五年、復拜參知政事。後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曰、問天下利

病事、宰相倉猝莫敢對。公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必欲答清意所問、願至中書同上對。公既退、草數千言立奏之、皆施用其言。八年、以檢校太傅、尙書工部侍郎爲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詔有司上明堂圖、又博考聲律、更定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百神祭享所用樂。其秋、遂祠明堂、以公爲禮儀使。禮成、加工部尙書。初、公言、比有近幸之人、多緣內降得橫恩、宜因大祀之後斥絕、以新聖政。於是帝別爲手詔、與赦書同降。又言、頃詔文武三品以上官得立家廟、而有司不能明諭上意、久之未立、非所以美化也。願詔禮官、更議其制。常欲用三司使張堯佐爲使相、公執以爲不可。旣而數上章願罷、帝遂欲用公爲使相。公固辭之、迺以刑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特定大學



士雜俸、又詔進見皆如宰相儀。以戶部尚書徙許州、兵部尚書徙河陽。過朝京師、方帝病少間、臣下希聞德音。及公來、延坐勞問者久之。嘉祐三年、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復爲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給饗太廟、爲儀仗使。其年封莒國公。間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蓄禁兵四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戍更、非彊本之勢。又武臣用恩幸者、多得任邊要、而孤寒者常在東南、至老無恩澤。公乃作科條、均其所入官、而恩幸者滋不說。五年、公數求去位、不許。公固請之、除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鄭州。明年、徙相州。即言、臣年及七十矣、不可以重祿處閒地、願乞骸骨以歸。乃召公還、以老蠲其拜舞。公請不已。英宗即位、以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加檢校太師、徙封鄭國公。既又以爲景靈宮使。公嘗有肺疾、及奉仁宗諱、一慟輒嘔血不止。昭陵祔廟後、願上印綬。

英宗每見公不以名、且諭以初臨天下、未可遽休大臣。治平元年、出判亳州。居數月、公請終不已、聽以司空致仕。享年七十一。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功臣至更二十四號、食邑一萬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其爲人端厚清畏、進止有法度。即上有所問、必據經以對、退而未嘗與人言。間或薦引士大夫、惟恐其聞之、不敢掠上恩。其接賓客、臺臺論文章不自休、世皆尊名德、而小人亦自遠門下。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公初名郊、在翰林時有指公姓名傳以他說者。仁宗以語公、公因請更之。所著書有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國語補音三卷、紀年通譜十二卷。又文集合四十卷。夫人胡氏、贈殿中丞銑之之女。封陳國夫人。子男五人、充國、尚書都官郎中。均國、國子博士。其三人早卒。女一人、封壽安縣君。嫁太子右贊善大夫龐元中。孫八人。公與其弟祁尤相

友愛^③。公出入將相久，而祁亦終學士承旨。宋興，弟兄以文學一時顯者，未有如公家。銘曰：

於皇仁宗，受天宜君。相孰有人，鄭公之文。帝曰：汝來，予欲考古。公則有承，不遠堯禹。其施維何，聲容被民。公有經術，毗予一人。誰不出處，公位將相。不顯鄭公，士夫之望。始其告休，公年未至。卒莫我違，以聽就第。乃保宏父，一品之章。聞有咨詢，據經弗忘。公奄不存，隱如皇席。天章爛然，以昭公迹。既又錫公，篆於碑首。維碑峨峨，在許之右。吏臣次之，矢詩不多。以視後人，遂以永歌。

王珪撰 《華陽集》卷四八

故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糾察在京刑獄兼判尚書禮部上騎都尉永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嵇公行狀

嵇氏之先，出魯奚斯，後徙會稽，在漢爲稽氏，後復

徙譙嵇山，遂爲嵇氏。後又徙睢陽，蓋譙之別也。公諱穎，字公實。父適，師事正素戚先生，通經術，有文擢進士第，行敦厚，不求合於時，仕止廬州錄事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初，任荆南石首簿，民有父子坐重辟，本情輕，被府檄專按其獄，矜而出免其子。父已抵法，假人而言，簿君仁人也，且生令子，後世必昌。明年而生公。敏悟夙成，天資謹厚，早失所怙，力學自立，未冠舉進士，常冠鄉賦。修身慎行，動必以禮，安貧守道，事親至孝，鄉人皆貴而愛之。王文正公、張文節公相繼居守，禮待甚至，二公謂其子弟，吾待此君，所以教若曹，此君可以爲人之師表者也。睢陽庠序率先於天下，四方之士集焉，公以鄉行爲諸生領袖，士自遠至，必先刺謁公，蒙一顧許與者，猶公卿之重。當是時，公名望甚盛，今資政殿學士范公、富公并講習在學，願與公游。天聖五年登第，試秘書省校書郎，蔡州團練判官。初，文正



文節雅知公、後同執政、每相謂言、嵇君方雅之士、不苟進、吾二人必爲成之。至是沂公罷相、鎮青社、辟公掌鎮海軍書記。沂公移大名、隨府爲天雄軍節度推官。沂公特薦於朝、召赴闕、改太子中允。未及別除授、丁太夫人憂。服除、又用沂公薦、景祐三年召試禁林、充集賢校理、判尙書刑部。有疑讞、請對崇政殿、敷奏稱旨、特賜五品服。外補通判應天府、遷太常丞。代還、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遷太常博士、充開封府推官、改三司度支判官、移判都磨勘司、遷尙書祠部員外郎。公在睢陽典學、舉子張堯封從公學文、公以其俊整、頗爲延譽。堯封依公以立、所著文業多納公所。後堯封女入掖庭、爲修媛、有盛寵、其弟化基嘗造公、自陳世舊、求父平生素業、且請編次爲序以獻、蓋中旨也。公不答、亦不獻。久之、同修起居注兼判尙書禮部、糾察在京刑獄。明年召試中書、除知制誥、賜三品服、勾當

三班院。俄遷尙書兵部員外郎。皇祐二年八月、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疏固辭、詔答不允。先是、公以疾久在告、命下未拜、詔閣門以誥敕就第賜焉。九月十五日捐館、享年五十有五。上方齋祠總章、舉希闊之禮、公不得陪侍盛儀、命也夫。訃聞、天子憫悼加恩、命有司以翰林中謝對賜泊明堂慶賚、悉畀其家、別加賻恤、錄其二子、京秩哀榮之典、咸用優等。公性淳至、有雅量、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姿表秀偉、神韻夷粹、標致高遠、不矜而莊。然好修威儀、重然諾。每與所親論君子之所以爲貴、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故士不可以不弘毅、以其任重而道遠。先儒有言、君子不失色於人、故其嚴可憚。不失口於人、故其言可信。如是而後可與立、可以臨大節而不奪。蓋公之志如此、而從事於斯、實終其身。其在鄉黨恂恂如也、見長者必變。其與人交、久而彌恭、朋友切磋、其言似

不足者。其在居室、未嘗徙倚踞肆、進止皆有常處、不大聲慍色。平生未嘗與人相忤、有所怨惡、亦可謂君子人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若公者、庶幾及焉者耶。初游場屋、與故龍圖閣直學士郭稹仲微相善、天禧中、稹爲開封府首薦、人或揚其私曰、王母喪卹未究、公投牒於春官保證之、以是被累罷舉、曾不介懷。在庠序、與王洙源叔、竇充公持爲益友、三人更相箴儆、聞義而徙、偕成德業、鄉論稱之。夫以文正之方重、文節之剛嚴、本朝之高賢名相、其所以待公如此、天下知公之道有足致焉者爾。文節早薨、故終始爲沂公推引。及居朝廷、登館閣、歷兩禁、文章溫厚、議論明審、行安而節和、官修而事舉、誠一時之高選也。母喪、常蔬食、誦佛書、因洞其宗旨、視去榮利如脫屣。寢疾再逾月、召姻朋諗之曰、生滅人之常、吾善滕子京葬九華壙中、

實以土、非惟免諸患、顧速反其本。遺令如九華裏事。子京、故天章閣待制宗諒也。公娶滕氏、給事中涉之女、事姑以孝聞、端淑有賢婦之風。繼室王氏、兵部員外郎球之女、封扶風縣君。三子、景章、太常寺太祝、景華、將作監主簿。立本、秘書省正字。某、嵇出也。少學於外氏。訃至江外、告以葬期、念其孤也、幼未能紀述、其先人行事、哭而略著其嘗所親炙之嘉言善行、致於紫微趙君叔平、侍講王君源叔二君、舅氏之執友、以請幽堂之銘。其在朝廷風迹之可錄、而某未之聞者、二君必能詳著之矣。謹狀。

張方平撰 《樂全集》卷四〇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能賦。旣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



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堦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

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尙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⑤母禪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旣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

法著易傳十篇、其他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於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實於法、餘悉不問。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眞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算、緡使得羅旁郡、而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有司上其最、^⑥降詔書褒美。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難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

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并進講讀、而公獨病。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邪。旣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卽以其年十月辛酉、葬於應天府虞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

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於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於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於家、誦誦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於茲歸藏、刻銘不朽。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一

潛山黃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孝綽、字公裕、姓黃氏。上世爲建之浦城人。自其考徙居於舒州之太湖、今爲太湖人。舒之望曰潛山、其下號丹霞府、蓋養仙之所棲、幽人有道之所潛。先生遊而樂焉、因自號潛山叟、而舒人尊之曰先生。先生者、道德之號也。先生於孝弟有至性、事父母竭力至誠、而時察其色、辭以爲憂喜、能如古人所謂養志者。侍疾居喪、皆有以過人。家貧

口衆而制之必均、養嫁諸孤女、過己之子。周人之窮、不計有無、往往衣不兼食、不屬而先生處之自如。居鄉與人子言必以孝、與人弟言必以順、所居人用化之、至相詔語曰、毋或作非、使黃先生知也。其子莘居官、每歸省、必問今日治事何如、使條其狀、聞其當於義理、則歡然爲之飲酒。常謂曰、吾所以不仕者、爲有子仕、足以行吾志。汝視義利是非、可不慎所蹈歟。先生少舉進士、兩至禮部、遂不應。其後天子推恩、當特奏名、而先生亦不復起也。士之不仕、蓋有之矣。或厭濁以遠引、或異學以離世、或求焉而不得、旣去而徜徉懟嗟、超脫禮法、誦誕宕之言以爲歸。如先生皆不然、仕之志以其子行之仕之道、以其身行之、恭順於父母兄弟、行誼信於鄉黨朋友、以爲是足以盡吾職、而恂恂於名教、不知仕不仕之異。非孔子所謂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者歟。嗚呼、先生可謂純厚知德君子



儒藏

也。熙寧三年二月十日卒，享年七十四。曾祖鄖祖元吉，嘗仕江南李氏，非其好，去之。有詩名，後贈大理丞。考覺，任殿中丞，仕以清直聞。詩益有名，翰林楊文公、劉子儀、章郇公、宋宣獻公皆稱之，多與之唱和。先生遂世其家，尤善書，其法本二王、顏、柳。其配裴氏，屯田員外郎求己之女，有賢行，後二年亦卒。子五男，莘著作佐郎，蘓、藝、荀、蘧皆服儒，能如先生教。一女，歸國子博士張慎言，早卒。六年，著作君以書謂予曰：黃氏世以仕貧，自莘祖不克歸閩而葬太湖，今莘又以仕來北方，川路岨遠，不孝不敢以柩行。於是卜之地，得鄆州須城望山，而日得十二月之壬申吉，將合葬焉，幸畀之銘。某久與著作君游，而未及見先生也，然觀其子之賢，則先生可知也已。於是論次而爲之銘曰：

孝哉先生，德成諸身。施於其家，及其鄉人。所性在是，進退兩忘。以至於命，曰壽而康。汶水北原，安此

新宮。刻詩幽石，以昭無窮。

劉摯撰 《忠肅集》卷一四

校記

①謂：原作「爲」，據武英殿聚珍版書本《華陽集》改。

②間：原作「聞」，據右引改。

③友愛：原倒，據右引乙。

④訓詁字音：《歐陽文忠公集》原校：「一本上四字作

「方言、訓詁、篆隸、八分」。

⑤祖：原無，據《歐陽文忠公集》原校及《宋史》卷二九

四《王洙傳》補。

⑥「上其最」下《歐陽文忠公集》原校：「一有『爲京東

第一』五字。」



宋儒碑傳集卷二十四

高若訥 張汝士 孫甫

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諡文莊高公神道碑

昔者兩漢之盛也、輔相以清靜寧民、公卿以經術決事。故文、景、顯、肅之際、爲賢主、爲治世、炳焉幾與^①三代比隆。蓋公輔得人之效歟。若夫本經術以熙治、載清淨以鎮浮、翊我昌運、高邁於三五、澤斯生民、永濟於富壽、而賦命不融、齎志莫究、愚於北海高公殄瘁之歎深矣。公諱若訥、字敏之。其始齊之公族、於春秋時甚顯。逮漢而後、名德軒冕、赫奕相望。從仕屢遷、今爲太原榆次人。曾祖諱某、贈太師。王父諱某、仕崇儀使。考諱某、仕右侍禁。并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②。考封祁國公。曾妣王夫人、祖妣馬夫人、妣閭夫人、封魏、晉、秦三大國、悉用公貴而追錫命也。太師藏器弗輝、天爵自高。二令君雖起

家登仕、而位不充量。濟美載德、貽謀積慶、必復其始。至公嗣興、公蚤有奇節、挺然不群。祈^③公之捐館、公始十歲、奉母夫人寓汲郡。在陋安貧、嗜學樂道。天聖初、舉進士、中甲科、調彰德軍節度推官。秩滿、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太常博士。三治劇邑、所居不尙赫赫之譽、去後人皆思之。臺舉御史、改監察、遷主客員外郎、殿中裏行。未幾、除右司諫、直史館、賜服五品。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改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公迭居諫憲、當職論事、不煩細激訐、以要虛名、務舉大體。中時之急病、若犍爲土豪、緣戚里爲郎、得大郡、公謂玷郎選、輕郡寄、亟論罷之。內侍長居中任事、恃恩而肆、公率同列極言而斥出之。復言、今執政、古三公之任、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進對立侍、裁移刻而罷、於咨諏體貌之禮、固有未盡。宜復坐論、以通上下之情、以究都兪之美。上以爲識治體而深器之、於是益有大